

家乡那座石拱桥

尹君

一座桥,就是一个念想,也是一种寄托,对于我来说,思念最浓的还是官渡那座老桥。

老桥叫胜利大桥,长51米,宽10米,是一座坚固的石拱桥,主桥只有一个大拱,由10道拱圈拼成,大拱的左右两肩上,各有三个小拱,像六扇小圆门,这样的设计不但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还增加了桥洞的过水量,更增添了桥的美感,它像个半月形月亮轻轻匍匐在官渡河上。桥面两旁安有石砌的护栏(从我记事起,大桥两侧安装的都是铁护栏),护栏内侧雕有五角星,星星的体积由中间向两边逐渐缩小,每颗星星上涂着鲜红的颜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现在看起来有些寂寥的胜利大桥,曾经却热闹无比,意义非凡,百里小河上就此一座石拱桥,担负着贯通南北的重任,它是方圆几十公里的交通枢纽,也是人来人往的物流中心,更是我们打闹玩耍的集结之地,特别是夏天,傍晚,太阳已坠到了狮子头山那边,留下满天似火的云霞,赤脚走在这座石拱桥上,还被烙得生疼。这时,就有人陆续从老街扛着睡觉的东西来到大桥上,早早安放下晚上歇凉睡觉的物件,如果晚饭后再来恐怕就没有地方可睡了。

对于我们兄弟来说,晚上到桥上睡觉是一件很奢侈很盛大的事情,除非连父亲都觉得在家里热得实在是睡不着觉外,平时是没机会去的,他可能是担心大桥两旁那摇晃的铁栏杆阻挡不了他三个淘气的儿子。记得有一年暑假的一个中午,在我们歇磨硬泡下,母亲也在一旁撮合,父亲才同意晚上带着我们去大桥上睡觉。那天的白天特别长,太阳还没下山,父亲还没下班,我们兄弟三人就迫不及待地扛着凉床、抱着枕头和铺盖去桥上占位置了。

晚上,月明星疏,河水潺潺。大人们摇着蒲扇、背靠护栏,一边乘凉,一边聊着家常,一天的

劳累顿时烟消云散。孩子们则在一个挨着一个的凉床上追逐打闹,欢笑声响彻夜空,久久不能散去。当夜气从桥上掠过时,整座大桥上都安静下来了,星星离我们很近,虫鸣声音越来越微弱,不安分的青蛙也睡了。夜半,似乎有说话的声音传过来,起身一看,是一辆手扶拖拉机的灯光看过去,睡觉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密匝匝地铺满了整座大桥。

朦胧中,大桥那头谁家的公鸡叫了,那一声长鸣嘹亮而遥远,唤醒了天边一点鱼肚白,那白渐渐地漫散开去,透出了桔红色的亮,不一会儿,太阳便从猴儿坪那尖尖的山顶冒了出来,瞬间霞光万道,这时热气还没上来,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凉,我睡意正浓不愿起床,继续把头埋在枕头里享受被阳光晒暖的感觉。但父亲一声“起床”吼得我浑身一激灵,赶紧起身抱着枕头秧秧地跟着父亲回了家。

老桥除了纳凉,还是天然绝好的晒场。秋收过后,老街上的人们把从地里收回来的小麦平铺在桥面上,让过往的车辆碾压,省去了自己锤打的气力,坐等扬场、收获。那些来不及收走的小麦秸秆随意堆放在大桥两头,成了老街几十个娃娃们玩耍和游戏的道具,我们分班把小麦秸秆抱到大桥中央点燃后,再用树枝将燃烧的秸秆推下大桥,看谁的火堆在河面上燃得更旺、漂得更远,整个小镇便弥漫着秸秆燃烧的烟火气。

不知源头的河水从大山深处蜿蜒而出,顺着小镇轻轻一绕,便绕出了无限风情。大桥下面有一个深潭,中午时分,女人们在大桥的阴影里洗衣、淘菜、刮洋芋,成群的小鱼在水中追逐、争抢随波逐流的洋芋皮。男人们在深潭中凫澡、淘沙,或从河岸最高处,变着花样往水中扎猛子,

浪花溅起很高,欢笑声传出很远,逗得洗衣服的女人们不时起身张望,溅湿的衣服紧贴着肉体,勾勒出让男人们想入非非的曲线。此时站在大桥上放眼望去,凫澡的人们像一锅煮熟的饺子,在河水中漂浮着、翻滚着。

大桥是一段繁盛的街道。时间进入腊月,卖火炮儿、卖年画、卖糖果,还有抽签算卦的摊位挤满整座大桥,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使得本就狭窄不堪的大桥更加拥堵。比大桥上还拥堵的是紧挨着大桥一头的一个小饭馆儿,老板是一个壮实的中年男人,我叫他侯叔,他蒸的羊肉和他煮的包面堪称老街“双绝”,赶场的人们购买年货后打着拥往他的饭馆儿里钻,抢到座位后,点上一份蒸羊肉,煮上一碗包面,再勾来二两官渡老白干一气整下,然后背上背篓或挑上箩筐晃晃悠悠往回走。空气中弥散的酒味儿、羊膻味儿比人们身上冒出的汗味儿还要浓。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我从县城回到小镇的营业所工作了两年。有一天下午无缘无故心情不好,我便约上两个发小来到侯叔的小饭馆儿里,胡吃海喝到星星洒满天空,当醉意上来时,我们告别侯叔,手挽手来到大桥下,一时心血来潮,我们又翻过拱墙来到大桥的“3”号拱里,喋喋地说着一些心事。那一刻河水在月光的照耀下像一条彩绸在随波舞动,也像我们蠢蠢欲动的心在随波逐流,我们对着身下的河水长啸,以此发泄青春那无病呻吟的忧伤和直截了当的激情。

时光就在我数次调动工作地方的过程中悄悄流失了,流失得让人有点儿措手不及、唏嘘不已,连儿时的伙伴都懒得联系了。

前年清明,我回小镇为父母扫墓完后来到大桥,看见桥面曾经被踩踏得锃亮的光阴暗淡了,穿拱而过的风破旧了,两边的护栏锈迹斑

斑,眼睁睁一层层脱落了,老桥在时光中逐渐老去,好在后来经过修缮,老桥被当作了居民步行为主的市政桥,结束了它的通车使命。

现在,官渡河流上,五桥飞架南北。老桥上游300米是2005年投入使用的板壁岩大桥,沟通官渡河两岸的三发街和清溪街。下游700米是2016年投入使用的官渡河大桥,承担着贯通南北的重任。桥是街的一部分,在老桥和官渡河大桥之间还有两座桥,一座叫育才桥,一座叫官渡廊桥,跟老桥一样,供人行走和观光。官渡廊桥于2012年建成,整座廊桥长约70米、宽约12米,由12根粗壮水泥柱支撑起的三层桥亭,气势雄伟地雄踞官渡河之上,与两旁的建筑相映成景。在廊桥一楼,除建有老年休闲娱乐的棋牌室外,还有一家烧烤摊,二楼是廊桥大排档,当炊烟升起时,满河飘香,赋予了廊桥新的内涵和使命。

一座老桥,四座新桥,中间隔着几百米,也隔着几十年时光。如今,官渡河大桥和板壁岩大桥取代了老桥,它们仿佛在这条河流上完成了某种时空的交接和某种精神的传递。

好久没回官渡了。偶尔,发小发来信息,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怅然回复:在平静中慢慢老去。

没错,是平静,平静得叫人遗忘。幸好我不会遗忘,虽然在官渡老街上只剩下了那幢跟老桥一样衰老的老屋,但我不会遗忘,更不会遗忘的是曾在那座石拱桥上渡过的那些欢乐时光,以及那些零碎而又真切的忧伤和憧憬,它是那样坚固地矗立在我心中。



我想有两个“生日”

向渝民

7月1日是我难忘的日子,因为这这天我感受到了生日的意义和快乐。

今年7月1日一大早,我被姑姑吵醒了,只听见姑姑激动地说:“今天我过生日,我要好好的庆祝,我戴党徽,贴国旗,我要报道庆祝生日的盛况。”我懵了,姑姑的生日不是11月吗?

“看你兴奋的,把我吵醒了。”我抱怨着对姑姑嚷道。

“今天我过生日,当然高兴!你懂什么?”姑姑不屑道。

“骗子,以为我不知道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吗?明明是11月,还没到时间!”我气愤地说。

“哈哈!小朋友,不懂了嘛,我有两个生日,一个出生的生日,一个政治生日。”姑姑骄傲地说。

“骗子,我就只有一个生日,难道你在7月生下来后,又在11月再生一次吗?”我越想越气愤,“吵到我睡觉找偏偏道理,哼!”

“她没有骗你,我来给你讲。”奶奶看着生气的我,笑眯眯的轻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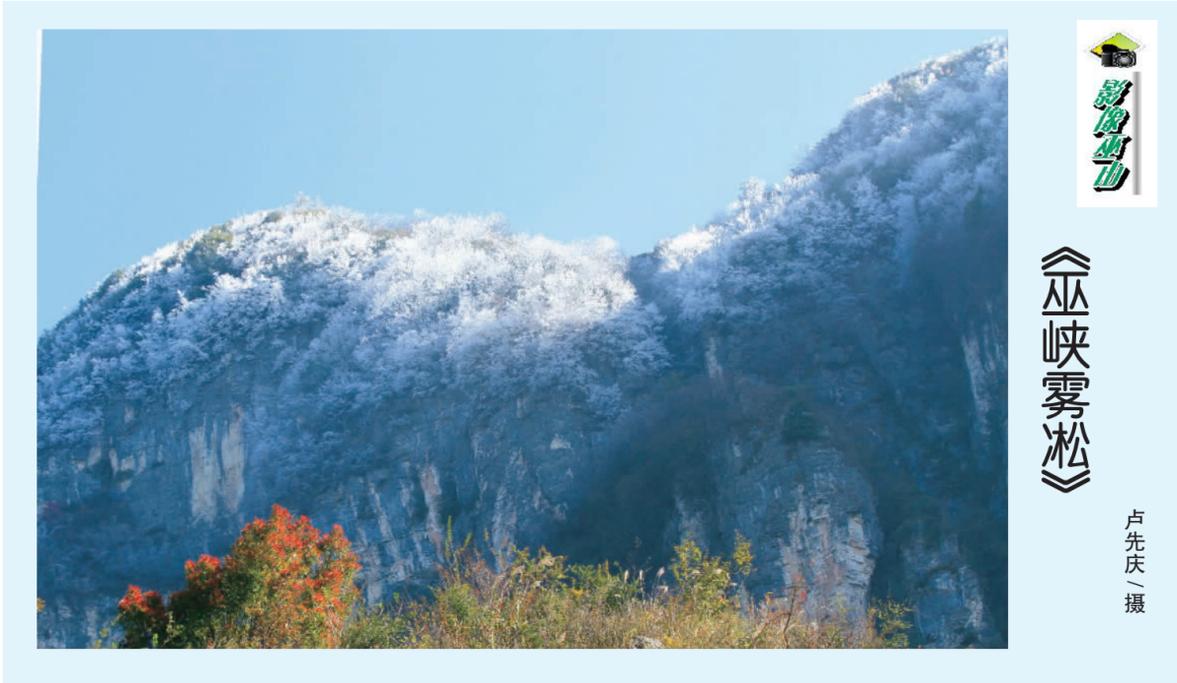
“你姑姑是党员,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每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生日,所以她有俩个生日,今天是建党一百周年大庆,她能不高兴吗?”奶奶耐心的给我说。

“党员在工作中总是冲锋在前,起到先锋作用。你的大姑姑,大姑父是医生,他们在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从大年三十到疫情结束,一直在一线抗击疫情。家里的老人无法照顾,当时刚上高一的表哥也只能寄宿在我家上网课。他们总是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医生,他们责无旁贷。你看,他们得到了多少人的称赞!”奶奶高兴又若有所思的说。

姑姑认真严肃地对我说:“每名党员都有两个‘生日’。一个生日赋予自然的生命,一个生日是找到了终身奋斗的信仰,从某种角度讲,后者比前者更有意义。”

我突然明白了,怪不得爸爸特意从广东回来,说要给我提前过生日。当天下午,爸爸带我回老家,为村里的两名老党员讲故事、剪指甲、收拾房间。在劳动中,我知道父亲是希望这个生日能成为我未来人生的“加油站”,从中汲取激发自身努力进取的动力。

我想,我长大后要有两个“生日”!
(作者系巫师附小三四年级5班学生 指导教师 向兴敏)



《巫峡雾松》

卢先庆摄

巫山印象(组章)

李琰

1.3 平方千米的遗址,穿越亘古,在历史长河里静静洒渡。拥戴着“直立人新亚种”的荣耀,龙骨坡,以化石的凝固姿态,绽放于巫山之南。

虽然,一道高而冷硬的墙,阻隔了我深入探究的欲望。兽身人语、石斧骨枪、刀耕火耨、逐鹿猎羊,却塞着我的想像。

踮脚田塍——
我听见历尽沧桑、飘泊归来的土家汉子,吼出的抬工号子欢悦高亢。

我看见新婚莞尔、锄荷归来的明媚女子,点起了家炊晚烟袅袅飘荡。

万千年的土地情结。龙骨坡儿女,生生不息,用勤劳和智慧开垦希望。退耕还林、造楼建房、种参蒔花、办厂经商,一枚枚日子,敞敞亮亮。

龙骨坡文化,历经万千年风雨洗刷,酒般醇香。

以204万个页码,书写着人类发展的进程,讲述着三峡河谷的发育与文明,描绘着对未来的向往。

神女峰

十二巫峰皆称绝,犹数神女秀奇幽。
你,依映而立。

饱饮一江春水,独占满山秋色。
古人宋玉一篇词赋,你就浪游在云雨间忍辱万载;诗人舒婷一声叹息,你就这样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伟人泽东一抒雄志,你就展愁眉、舒欢颜,玉立世人之前。

多少文人骚客,赏你赞你。
多少诗词歌赋,吟你诵你。

然而有谁,排众口纷纭,溯传说之源,走进你的心地,探求你世尘无法触及的灵魂?

诗雨

听课去(组诗)

刘业俭

听课

一轮诗质的太阳
在上面发着雌性的光
下面的一群词语
也就蠕动
发着目不转睛的光
我看见光与光之间
是一些
扇动着翅膀的小蝴蝶
而窗外的一群白羊
正咩咩地
呼唤着我们几位听课的教育专家
分分心
看看窗外的乡村变化

大课间

哎呀,几百个乡村娃娃
在崭新的绿色运动场上
蹦啊,跳啊,跑啊,叫啊
不一会儿
太阳就伸出细小的手指
一层层地,剥下好多糖球的
五颜六色的糖衣
不一会儿
树杈上,花台边,球桌上
一张张,一堆堆糖纸
就开始秘密地
酝酿着飞翔

平河

学校旁边有一条河
叫平河。它现在
是一条从学校内心流出来的
装满阳光的河
我站在河边,
可以看见它底部
好多鹅卵石模样的
微笑着的心灵。
天天从校园出发的平河
诗经一样
把校园里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告知山外



而真正的房子,曾贡老爷的故居,居住着我的外祖父的老木屋,灰褐、麻黄、乌黑。整口整口直径的木板和木柱,风雨浸渍、烟火熏燎、刀斧砍斫,早已分辨不出质地,用绒绒覆盖岁月沧桑。

但堂屋那些御赐牌匾,镏金溢彩,闪烁着贡老爷曾经的荣耀,武祝周柱史,文似李谪仙。便有了复兴寺滑坡、坡现反山字的传说,留下了祥发忠厚、积厚流光、仁者寿的家训。

雕刻繁复花纹的窗棂,扶手磨得锃光瓦亮的梨花木靠背椅,黝黑而龙钟的香樟木八仙桌,甚至那些早已破损完好无儿的黛瓦苍檐,古朴厚重,无不潜藏着先人的灵魂,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他们的白骨,却静静的躺在老屋后面的祖莹里,除了享受后人的血食与香火,接受后人的朝拜和祭祀,两旁的石刁斗和石狮,为他们排遣着长夜的孤寂和冷漠,为他们守护着家族的信仰与传承。

如今,老屋已老,曾家老屋的身子骨越来越孱弱,不再硬朗。我们也早已长大。青梅竹马的表姐表妹们远嫁他乡。总角之好的表兄表弟们心比路长。

龙湾淌,凤凰墩。龙跃而凤翔。理想在城市里膨胀,梦幻在城市里绽放,我的表兄表弟,在城市里拥有了新楼房。

老屋已老,曾家老屋已如一个独居深山的垂暮老人。我已漂泊多年,潮涌汐落,花开云散,荆途坎坷,行走在路上,行囊羞涩,只装着一本诗集,一把雨伞,一张老屋的旧照片。

曾家老屋,一个游子心中永远的烙印。
【作者简介】李琰,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参花》《散文诗》《诗词月刊》等刊物。现供职于巫山县铜鼓小学。

